



洱海朝霞

(散文集)

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洱海朝霞

(散文集)

大理白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编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昆明

洱海朝霞

(散文集)

大理白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宣传组编

*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：4¹/₂ 字数：75,000

1973年9月第一版 1973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576 定价：二角六分

目 录

洱海的春天·····	那家伦	1
五月榴花似火红·····	高 峡	6
海珠红心·····	尹国春	11
雪 梨·····	(白族) 赵守值	16
“金喷呐”·····	(回族) 马福民	23
大理石新歌·····	杨镇国	33
后勤红哨·····	平 湖	41
老 耿·····	(白族) 李友文	46
车笛迎春·····	彭怀仁 李方奇	51
田头一课·····	(白族·女) 张院珍	56
剑湖赞歌·····	苏 民	62
春耕时节·····	(白族) 段寿桃	70
阿 秀·····	康庆平	75
绿竹渡·····	(回族) 杨水清	83
苍山出平湖·····	(白族) 张克明	89
洱海夜渡·····	(白族) 赵德本	94
在松林里的一次演出·····	(女) 徐琳基	99
红 线·····	熊茂全	105
炊事兵之歌·····	冯兴元	114
三月街散记·····	(白族) 春 晓	122
编 后·····		130



洱海的春天

那家伦

北国还是冰封千屯、雪飘万里的时候吧，洱海四岸却已呈现出千山滴翠、万花争妍的繁盛景象。你看，在四季常绿的大青树下，在漫山遍野的绿树丛中，冒出来一丛丛耀眼的鲜花，它们株株在催芽，棵棵在放蕾，朵朵在盛开，把大地装点得绚烂多彩。那一树一树盛开的茶花，红的如血，艳的似霞，淡的象火焰，真真象谁在激荡的春风里把一束束火炬燃起来，发着热，发着光……

洱海的春天鲜花美好，洱海的春天，朝霞更动人。如果你迎接一次洱海春天的黎明，那霞光会深深把你吸引。开始，那东边天际浓郁的深蓝颜色，仿佛突然被水滴浸润了，变为晶莹的海蓝色，又呈现柔和的淡蓝色微光，这微光蓦然间就笼罩了大半边地平线，并慢慢润泛开去，于是天边变得

晴朗起来，渐渐呈现一片桔黄色泽。这色泽越聚越浓，变成淡红，桃红，又变成大红。这大红色，象喷泉一般喷起，如扇一样展开。就在这炽烈的火焰般的图景上，一轮红日开始庄严地东升了。于是，山山水水全都沐浴在鲜灿红亮的色泽之中……

洱海的春花如火，洱海的春霞如画。在这花火霞画装点的灿烂春光里，能使你产生多少遐想和追忆。

在那“百年魔怪舞蹁跹”的年代，岁月峥嵘，黑夜茫茫。洱海之滨起烽烟，苍山老林多豺狼。罪恶的三座大山，沉沉地、沉沉地压在劳动人民身上。我们的洱海，渡过了漫长漆黑的冬天；白族劳动人民，在寒冷中渴望着温暖的春天。那时，灾荒年景，一夜间能有上百个冻饿病亡的人倒毙在洱海岸边。多少村寨在病疫蔓延中变成废墟，多少人民在哀号中流落外乡。那时，常常有黑心肝的地主恶霸，把敢于反抗的劳动人民，坠入洱海恶浪中；常常有从水牢地窖里逃出来的奴隶，冒着风雨雷电，划船过洱海寻求生路，这时在漆黑的夜空常常响起阵阵尖厉的枪声，这是追捕奴隶的乡丁狗腿，驾着大船向奔逃的奴隶射击……。多少年代，我们的洱海，就用这样黑暗寒冷的夜晚，迎来同样没有一点光明的白昼。

寒冷和黑暗，被四十年代最后一个秋天的劲风，一扫而空！一九四九年十月的第一天，成为我们时代壮丽春天的起点。从那一天起，严冰冻结的苍山才升起朝霞，漆黑发腥的洱海才春风满面。二十四年啊二十四年，仅仅是人类历史长

河的波涛一点，却给白族人民带来无限美好的春天。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，虽曾有寒风扑面，虽曾有乌云遮天。但是，寒风怎能拦住浩荡的东风，乌云怎能拦住丽日的光辉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呵，我们的洱海——晴空里丽日越升越高，大地上鲜花越开越艳。春光，常驻洱海；洱海，常留春天。今日洱海，不仅白昼是朝霞万里，就是夜晚，也是一片明光耀眼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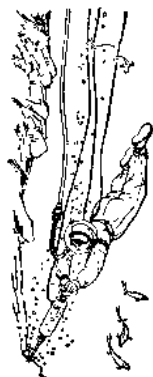
当夜幕缓缓垂落，洱海随即把满天繁星和四岸灯火全部收容。百里波涛，全是金光闪闪，银色熠熠。那穿梭往来的机动拖轮，那堆积货物的码头，那一个个城镇、一片片村庄的灯火，把洱海照得金碧辉煌。以往洱海四岸只有一两家手工业工厂，现在正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轻化工业城市。一个工厂刚刚投产，另一个更大的工厂又在动工；昨天还是一片荒芜的地方，今天已经建起高大的厂房。在夜晚，一片一片工厂的灯光火光，如火树银花在洱海里开放。炼铁炉的铁水奔流，映红了半边湖水；电焊工的焊花喷放，撒满了一江银星；一个大电站繁忙的工地灯火如网，为洱海戴上珍珠一串。在这一片灯火里，你能看到一颗颗赤诚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跳动的心。瞧！那来往航行的机动拖轮，背后拖运着十几条满载的大木船，装载着上千吨的物资，而稳稳驶船行舵的却是一个多么年轻的白族姑娘。她是洱海船夫的后代，成了洱海上第一代拖轮工人中的第一名女舵工。为了赶运急需的物资，她费尽心机闯出一条捷近的航路，既巧妙地避开暗礁，又那么稳沉地把恶浪踏平在脚下。

瞧！那脚手架林立的新厂房工地，攀登上最高处进行电焊的是一个多么健壮的老工人，他爱攀高是因为能在夜间看到远处的灯火。他一直参加洱海四岸工厂的修建，几乎每个工厂都留下过他的汗水。凭着灯光，他就能辨认自己劳动过的地方；登高远望，对于他是一种享受。洱海的每个夜晚，有多少这样满怀社会主义激情的人，在劳动、在创造、在推动历史前进。他们，在进行着多么壮丽的事业！一个夜晚，在炮声隆隆中，也许就有一座难以立脚的悬崖被炸平，变成一段平坦的公路；一个夜晚，在钻机轰鸣中，也许就有一截地下矿岩被探明，为祖国增加一个新矿点；一个夜晚，也许就有一条大河改道，也许就有一座大坝高筑，也许就有一组电机开始转动，也许就有一股强大的电流开始输送……。

春花如火，春霞如画，蓬蓬勃勃，不衰不败，越放越美，越开越鲜。在碧波万顷的洱海岸畔，天天传播着春讯，时时荡漾着春意，刻刻开放着迎春花束。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在“批林整风”运动中，我们白族人民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猛向前，焕发出了更加美好的青春力量。你看，苍山顶上一场热气腾腾的战斗正在进行，人们用双手、铁肩开挖一个人工湖，把洪水蓄留起来，让水患变成水利。这高峡平湖还未竣工，年轻的支部书记却又展开新的蓝图，他在规划水的用途：那儿要开挖一座梯田，那儿要种植一片果园，……你看，在一块培育高产新品种的秧田里，经常有一个老贫农、老科技员的身影。他把被子搬进田埂窝棚里，睡在秧田旁，吃在秧田旁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他试着水温，

细心地观察着每一株秧苗的变化。秧苗成活时，他听到一个山区队缺秧，急忙拔起小秧，亲自送去，回来后又赶育自己生产队的秧苗。你看，在田间大道上，走着一个人，他身披一件羊皮褂，手提一个粪筐。这打扮，让人想不到他竟是一个县委副书记。这样的干部，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，把心贴在群众心窝里。整整十几年，他都是粪筐不离手，到哪里都是一路抬粪一路走，到哪里都是先交一筐优质农家肥。我们洱海周围的各族人民啊，正是用这样的品质、这样的胸怀，在创造我们时代的春天！

啊！党和毛主席是高升在晴空的丽日，普照着祖国的山嶽河川，普照着我们的洱海，才使我们这里：青山碧透，湖水晶蓝，鲜花喷香，朝霞炽烈。处处是新水新山新容颜。美山、美水、人民美美的心灵，和美好的春天融和在一起。春光，永远与人民同在！



五月榴花似火红

高 峡

我爱苍山的青松，我爱苍山的雄峰，我爱那春拂茶红柳舒绿，我更爱五月榴花似火红。

啊！金色的五月，火红的年华，天变地变江山变，花红旗红人更红。在某工程会战工地上，我们这个由白族姑娘组成的女民兵排，战斗在苍山的险峰峡谷中，已经整整两年了。今天，当五月的金风又回到我们的怀抱，工程会战正进入关键时刻。为了迅速架起运输桥梁，加速电站建设，必须在深水底岩面放炮，炸掉岩石，架立桥墩。我代表全排向连党支部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：“女民兵也要下江潜水，变成闹海蛟龙！”

风声传出去，民兵连党支部书记阿嫂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调皮的小伙子们可就哈哈连天了：“下水施工可不是好玩的哟，弄不好要出大问题！”“姑娘们潜水？——哟，没

见过！”我气得两眼冒出了泪花。

记得前年五月，当我们这些自幼结网苍山下，洱海劈浪迎朝霞的渔家姑娘，就要远离父母，参加工业建设的时候，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直摇头：“姑娘家出远门当工人，没见过！”冷风吹到我们耳朵里，我们就和它来了个硬碰硬：

“‘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’，我们白族姑娘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，工业会战，一马当先！”姑娘们笑啊，笑得合不上嘴。支书阿嫂在一旁激动地发了言：“说得好啊！姑娘们，过去没见过的，我们要见！过去没做过的，我们要做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，奋勇向前！”支书阿嫂越说越来劲，我们的心中好似激浪奔腾。当天傍晚，阿嫂领我们在村口那棵大石榴树下集合。石榴树的绿叶丛中，喷出火一样的花。就是在这棵石榴树下，支书阿嫂手把手教我写下了“毛主席万岁！”几个大字；就是在这棵石榴树下，支书阿嫂向我讲述了多少革命的道理，我高举右手向着火红的团旗宣誓……。看，支书阿嫂手中红旗一展，我们紧跟着她，徒步行军两天两夜，来到了歌声嘹亮，红旗招展的合江工地。

到了去年五月，一年来，我们女民兵排向工人阶级学习，在巍巍苍山下，滔滔合江边，战山斗水，干出了许多“没见过！”的事儿：高空架线，打眼放炮，堵流沙，战塌方，颗颗红心放光华，真是：“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，女同志也能办得到。”

一天，合江上浓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摇山撼树的狂风，卷起怒吼的洪涛，涌出斜阳峰狭口，直扑合江而来，霎时云

沉雨骤，风吼雷鸣。为了抢险护堤，战胜洪水，我们冒雨沉席包，顶风筑围堰，在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我们手挽手跳进洪涛中，护住堤坝，加速抢险工程的进行。江水迅涨，淹过了我们的胸，淹到我们的脖子，支书阿嫂笑着对我说：“阿妹，你个儿矮，占不了空中优势，快上去吧！”我笑了笑，仰着头，尽力踮起脚尖，把一个个沉重的席包传过去。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，扑打得我睁不开眼睛，但我心中装着一个坚强的信念：“多沉下一个席包，就是为消灭帝修反多作一分准备！”水急心红情更迫，山高气豪志如钢。席包一个个沉下去，围堰一节节升起来……

一年一度红五月，写不尽边疆儿女的火样年华。我们战斗在祖国云南高原的白族姑娘，就象那喷红吐艳的石榴花！

支书阿嫂迎着小伙子们的笑声走到我身边，爱抚地擦去了我眼角的泪花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阿妹，毛主席说：‘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。’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，敢于去填写前人没有填写过的空白！这潜水施工可是一项很好的战备训练！”

“你批准我们参加潜水作业了！”我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支书阿嫂领我们走到江边的石榴树下，讲了一段石榴花的故事。

那是在一九五〇年的五月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追歼一股顽匪到了洱海边上，支书阿嫂带领一队民兵，在村口那棵大石榴树下，配合大军阻击残匪。战斗非常激烈，他们一直坚持到主力部队赶到，全歼了这股匪徒。但阿嫂的丈夫，还有

我的阿爸却壮烈地牺牲了。他们用鲜血染红了这千朵万朵石榴花。

支书阿嫂的一席话，激起我热血沸腾赛江潮……

红太阳光辉照榴花，十里榴花更娇艳。你看那村头院内，山脚桥边，那单株独放的，象一团“红光熠熠”的火炬；那成排成行的，宛如游戏山间的火龙；那聚片成团的却象光焰四射的火海，它映红了天，映红了地，映红了我们白族姑娘一颗颗火热的心！

女民兵排清脆的口号迎来了朝霞似火，整齐的脚步震落了万点繁星。为下海潜水，我们开始了紧张艰苦的静水打钻，陆上训练，和负重行军，背上的重物从十公斤增加到二十公斤，又由二十公斤增加到三十公斤。我们不怕腰痠腿疼，出了几身热汗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月夜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战地的黎明……

经过了艰苦的陆上和静水练习，这天，我就要进行第一次潜水演习了，我的心多么的激动呵！看，载着我们的潜水用船划破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向江心驶去。不到风险浪高处，算不得劈波打渔人！到了潜水地点，工区王副主任又一次检查了我的潜水器械和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。支书阿嫂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：“阿妹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。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。我们等着你潜水胜利的喜讯！”党的关怀，党的温暖流遍了周身，我心中热浪翻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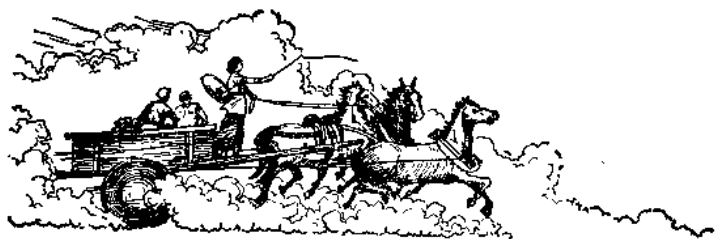
我穿着七十多公斤重的潜水衣，顺着船沿轻轻滑下。刚到水中就觉得什么都变了，水的颜色由蓝到橙，慢慢变成一

片愈来愈深的墨绿色。“三米……五米！”耳机里不断传来战友们的声音。从水面供来的氧气压迫着耳膜，头嗡嗡直响。“七米……八米”，耳膜猛地象捅破了一样，带来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心好象要从口里跳出来，只感到两眼一阵昏黑。这时，我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：“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它要压倒一切敌人，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。”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。我终于胜利潜到了江底，拿起二十多公斤重的风枪，把钻头对准岩石，用力开动了风门。风钻激烈地跳动起来，从钻体排出的高压气流吹得我一浮一浮的。一不小心，钻头一下跳离岩面，一头扎进旁边的砂泥中。

“勇敢、坚定、沉着！”耳机里传来了支书阿嫂镇静坚定的话音，我又吃力地拖动那穿着潜水衣的笨重身体，举起沉重的风枪，再次把它插在原来的位置上。一次又一次失败，一次又一次斗争，热汗浸透了全身，豪情在心中奔涌。“坚持就是胜利！”我又一次用双脚夹紧钻头，两手用劲稳稳地按住钻把紧贴前胸，“啪！”地打开风门，“突突突”钻头飞转，“突突突”气浪升腾。看！钻头终于钻进了岩心，第一个炮眼打成了！我的心啊是那样激动，上升的气流欢快地跃出水面，把一曲洋溢着胜利幸福和喜悦的歌，唱给在船上指挥的工区王副主任和支书阿嫂，唱给一直守候在岸边的战友们……

回到岸上，骄阳似火，欢声雷动，支书阿嫂分开雀跃的人群，把一束火红的石榴花挂在我的胸前。

石榴花，多美丽的石榴花啊，它含笑迎着五月的阳光，它象征着我们白族姑娘年华似火，风吹不折，雨打更红！



海 珠 红 心

尹国春

初春，大地复苏，柳条抽芽，山花烂漫。今年防治血吸虫病的普查工作又开始了。我要到洱海边的海珠村，找老队长段友福了解近几年来这个村子血吸虫病的防治情况。

我踏上了通往海珠的乡间大道。举目望去，这个白族村落，犹如一颗绿色的宝石，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洱海边上，大路象一条缎带将海珠和其他村寨串连在一起。突然，一串清脆的马铃声响起，一辆马车急速向我驶来，车后扬起一股黄尘。当马车驶近我跟前时，突然从田间小路上蹿出一个人来，大喊了一声：“站住！”就一个箭步上前，紧紧抓住缰绳。马驯服地在我面前站住了。这挡车人，多有气势，我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位妇女，她三十四五岁年纪，头裹黑纱帕，裤脚卷得高高的，系着士林布镶花边的围腰。她揩揩满头

的汗珠，对赶车人说：“调转马头，重另换上等谷种去！”

赶车人从车辕上跳下来解释道：“阿嫂，这车谷种够好了，不用换。”

“好什么！？刚才保管员告诉我换了二级谷种，我才抄小路追着来嘛！”

她说着，就跳上车解开一袋谷，把手插到袋里，掏出一把谷种，跳下车来，吹了吹，仔细看了看，把谷种递给赶车人说：“你以为只要是珍珠矮就行了吗？可是同一种谷子，有攒的，有连枷打的，还有脱粒机脱粒的，质量不同嘛。走，跟我去！”说罢，从赶车人手里夺过马鞭，一跃上了车，握紧缰绳，大声对赶车人说：“快上车！”她见我站在一旁，就问道：“同志，你要去哪里？”我把去海珠村找段队长的事告诉她，她说：“那就快上车走吧！还站着干嘛样？”

我和赶车人还没有坐稳，她就调转马头，甩响马鞭，三匹马用力拉着车又从原路奔驰而去……

到了海珠村的打谷场上，她跳下车就冲到一个青年保管员跟前，不客气地批评道：“你怎么把二级谷种换给人家？！要把那仓精选过，准备留下自己用的谷种换给人家才对嘛。我们要学大寨人的风格，把方便让给别人，把困难留给自己。他们又是头年试种新品种，队里还要派人去帮他们育秧……”一席话说得保管员怪不好意思，连忙张罗换了一车上等的谷种。

当赶车人赶着一车上等谷种驶出村子后，她才对我说：“段队长和村里的男社员都到海边修抽水站去了。今年粮食

要跨《纲要》，就得扩大保水田面积，队里正在搞农田水利建设呢！”末了，又热情地对我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今晚你就住在我家里，明天再去找段队长吧。”……

吃完晚饭，已是掌灯时分。因为她丈夫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去了，她匆忙收拾好碗筷，安顿好两个孩子睡觉，然后告诉我，她要到大队开党支部委员会，说完就走了。

我上了楼，躺在床上，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过去，海珠、沙庄这一带是血吸虫病流行的地方，如今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、热火朝天的跃进景象。看到这种变化，不由想起了我十年前碰见过的一个人……

一九五八年春天，我们血防医疗队来到洱海边的沙庄大队，给白族贫下中农治疗血吸虫病。有一天，一辆马车送来一个白族姑娘，她叫段阿香。她身体很不好，经过检查，证明她已经是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，我们立即把她收进治疗点治疗。一个月以后，她可以下床走动了，苍白的面色变得红润了。一次，我去检查病房，问起了她的病情，她悲愤地对我讲述了她的身世：

解放前，她家是佃户，一家三口人，租种着地主的三亩田，每年除了交租，还不够糊口。阿妈只好去给地主帮工，贫病和劳累活活把她折磨死了。阿爸气愤不过，拎着一把斧子到地主家去算账，被一群狗腿子打得皮开肉绽，倒在血泊里……狼心狗肺的地主又把段阿香抢去当丫头。小小年纪的阿香就得服成人的苦役，象母亲那样当牛做马，受尽折磨。平地一声春雷，共产党来了，党把阿香从火坑里救了出来。